



安乐山系列

# 那时 满地 霜红

刘春光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安乐山系列

# 那时 满地 霜红

刘春光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时满地霜红 / 刘春光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033-2387-4

I. ①那…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5836 号

---

**书 名:那时满地霜红**

作 者:刘春光

责任编辑:余天宝

封面设计:范翼欣

责任校对:刘滨晨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mail:jfjcs@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16

字 数:237 千字

印 张:17.5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387-4

定 价: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001 |
| 第二章  | 012 |
| 第三章  | 020 |
| 第四章  | 028 |
| 第五章  | 037 |
| 第六章  | 049 |
| 第七章  | 056 |
| 第八章  | 066 |
| 第九章  | 077 |
| 第十章  | 086 |
| 第十一章 | 092 |
| 第十二章 | 099 |
| 第十三章 | 111 |
| 第十四章 | 118 |
| 第十五章 | 122 |

|             |     |
|-------------|-----|
| 第十六章 .....  | 131 |
| 第十七章 .....  | 137 |
| 第十八章 .....  | 148 |
| 第十九章 .....  | 162 |
| 第二十章 .....  | 172 |
| 第二十一章 ..... | 183 |
| 第二十二章 ..... | 193 |
| 第二十三章 ..... | 202 |
| 第二十四章 ..... | 216 |
| 第二十五章 ..... | 227 |
| 第二十六章 ..... | 238 |
| 第二十七章 ..... | 249 |
| 第二十八章 ..... | 261 |
| 尾 声 .....   | 276 |

# 第一章

## 1

阳天来回四川老家探亲，本打算过完春节才回部队，哪知在家待了不到一个星期，突然接到火速归队的电报，立马急急慌慌往回赶，两天两夜奔波劳顿，早晨一下火车，才晓得有天大的好事降临自己头上。

来接他的电影组放映员小郑说，团里前几天开会研究调整一批干部，有几个战士提干，其中就有阳天来。政治处主任昌远和宣传股长于克非让电影组长鲍华钧给阳天来发电报，要他尽快赶回来体检。小郑还说，鲍组长已经到连队物色了一个能写会画的新兵，接替阳天来担任广播员的工作。

意外的惊喜使阳天来好半天没回过神来。他说我走的时候于股长和昌主任咋就没漏一点口风呢？小郑说管新闻的保干事突然调到师里去了，正好有个空缺你就赶上了，以后我们该喊你阳干事啦，你还要多关照呢。

从三天前接到电报起，阳天来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他是受同乡同学加战友古孟良和朱南廷两人怂恿，让家里发电报来，谎称父亲病重请假回家的。古孟良说天来你就要下连队了，离开机关前回家过个春节，反正也能报销车票，这种好事我们连队兵求之不得哩。阳天来觉得这样做不好，朱南廷说天来你怕啥子？发假电报的不止你一个，下了连队你想回家就难了，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你不回白不回。说得阳天来动了心。回家后接到火速归队电报，他心里七上八下，是不是于股长昌主任晓得他让家里发假电报很生气，让他立马回部队？或是电影组出



了啥事缺人手？抑或是部队要执行紧急任务？胡思乱想作了各种各样猜测，唯独没有想到提干这件事。尽管他已是七六一团乃至二三七师小有名气的战士诗人，上上下下都看好他的前途，但他毕竟才当了两年多兵，提干未免早了点儿。

但他总觉得心里悬吊吊的有些不踏实，一来担心好事来得快去得也快，到头来空欢喜一场，二来怕过不了体检关。

由于家里太穷，从小到大他总是衣衫单薄，尤其是冬天，身上永远是凉冰冰的，到了数九寒天，手脚都冷得麻木生痛。上初中和高中五年间，他拿了一床棉絮和十几根汗帕子缝成的床单到学校去，和古孟良搭伙睡一架床，二弟天荣在家里只能铺竹篾凉席睡觉，他星期六回家和放寒暑假时，和天荣睡在堂屋床上。夏天当然好过，春秋天靠年轻火力壮也能顶过去，冬天就难熬了。身上是铺盖背下是凉席，即使尽量蹣起四肢侧着身体减少与凉席的接触面，仍然好久睡不着，刚捂出点热气迷迷糊糊要睡去，一翻身又激冷醒了。长年累月反复受凉感冒，鼻腔里像塞了两团棉花，天气稍冷点就要张着嘴呼吸，只是在剧烈运动后呼吸才畅快点。他曾经找医生看过，说是鼻甲肥大，要开刀做手术才行。农村人命贱，生了病大多是拖，难受狠了就卧床，实在不行了才到乡镇医院去看病，医生说要住院，必定是重症危急了。阳天来这点小毛病自然没当回事，那时候入伍体检表上不贴照片，他让人顶替检查五官科，才穿上山沟人羡慕的绿军装。

提干体检可就不一样了。卫生队的医生都认识他阳天来，万一在体检表上打个问号甚至写上不合格，那就前功尽弃了。

还有五六天就过春节了，平原上仍是一片萧瑟景象，刺骨的寒风卷起沙土渣滓从旷野上刮过。阳天来缩着脖子坐在小郑的自行车后支架上，从火车站出来走了两三百米远，眼看要拐上通往团部营区的马路了，他脑子里忽然一亮，喊了声小郑快停车，待车速放慢时他跳下来，说小郑你在这里等几分钟哈，我去买点东西马上回来。随即接过自行车快速向市区驰去。

他找到一家药店买了一支滴鼻净,这东西他以前用过,收缩血管的功效很强,但常用就不灵了。付完钱,他打开包装朝两个鼻孔里各滴了两滴,不到一分钟出气就通畅了。为保险起见他又买了一支,结果兜里只剩下一角八分钱了。

折回原路时他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远远看见小郑把栽绒帽两边护耳放下来,还一个劲儿地跺着脚。隔老远小郑就喊,小阳你神神秘秘干嘛呢,我都快冻死啦!阳天来说我给父亲买药去了,要尽快寄回家去,老人家等着救命哩。

回到营房大礼堂楼上的小屋放下行李,他马上去见电影组长鲍华钧,接着去了干部股,陶干事给了他一张体检表,说其他提干的人昨天已经体检过了,你明天早晨务必不要吃饭喝水,自己拿着表去卫生队体检,已经给队长打过招呼了,他会安排好的。

阳天来小心翼翼把体检表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又去宣传股长于克非办公室。于股长正埋头写材料,满屋烟气呛得阳天来直咳嗽。于股长抬起黄焦焦的脸和他说了几句话,挥挥手说去见见主任吧。

政治处主任昌远一见阳天来,说小阳你回来啦,你父亲的病情咋样啦?阳天来说是肺气肿,每天要吃药。昌主任说没住院吗?阳天来说没住院,家里没得钱。昌主任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叼在嘴上,划火柴点燃,狠狠吸了一口,鼻孔里喷出两根浓浓的烟柱,说你父亲烟抽得厉害吧?阳天来说是,家里孩子多,年年缺吃少烧,父亲经常半夜爬起来抽水烟,咳嗽。昌主任沉吟片刻,说鲍华钧给你讲了提干体检的事吧?阳天来说鲍组长说了,还让我去了干部股,陶干事给了一张表,让我明天早晨去卫生队体检。昌主任看着他说你脸色不大好,身体没问题吧?阳天来说来回都是坐的硬座,在西安换车没座位,站了半天一夜回部队,休息一下就好了。

昌主任点点头说声好,把烟头摁进烟灰缸里。阳天来过去拿起烟灰缸,把一堆烟头倒进墙角的垃圾篓,两个烟头从窟窿眼里漏到地上,他赶紧捡起来再扔进去,又拿起扫帚去扫地上的烟灰。昌主任笑起来,



说看你就不当公务员的料，一会儿让他们来收拾吧。阳天来红着脸回到凳子边坐下。

本来还想让你下连队去锻炼一年。昌主任说，师里硬要把保明中调走，只好让你接替他的工作，负责团里的新闻报道。命令下到连队当排长，人留在机关。你有啥想法？

阳天来心里一阵热，说谢谢首长关心，我一辈子都感谢您，我们全家永远铭记您的恩情。

昌主任笑嘻嘻地笑起来，说不要感谢我，是你自己干得不错，去年你上的新闻稿和诗歌散文加起来比保明中还多，何况你只是个业余报道员。我是把你当自己的孩子看待，希望你将来像臧平一样成大才。

一股热流涌上眼眶，阳天来抬手抹了一把，泪眼朦胧地看着昌主任。

臧平是二三七师乃至八十三军的骄傲，也是昌主任的骄傲。十多年前，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昌主任所在的北京一所航空航天工程学院停了课，同学们都分配到部队当兵。昌主任和臧平同在七五九团电影组当放映员。臧平是个书呆子，一天到晚埋头读书写诗，有两次把放过的电影片再放出来，结果满银幕都是倒着走路的人，引得全团干部战士轰然大笑，被电影组长骂得狗血淋头。臧平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豆腐块，有人看不起，说他不务正业。现在臧平是军区创作室的著名诗人兼歌词作家，出版过好几本诗集，他写的歌全军全国都在唱。昌主任多次在政治处大会上讲过臧平的故事。前年秋天保明中到北京去送稿，昌主任让他顺便去看望臧平，捎去两瓶老白汾酒和一袋子新小米。保干事回来后讲起臧平的样子，阳天来想人生一世活到臧平那个份上，也不枉到世间走一回啊！以后他除了写新闻稿，也学着写诗歌散文，不久便有作品发表。后来上级严令清理机关超占兵员，政治处没有战士报道员编制，阳天来便去电影组当了广播员。除了放广播还坚持写新闻和文艺稿，才一年多就有了提干的丰厚回报。

从办公楼出来，阳天来觉得天高地阔阳光灿烂。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抬手轻轻压一压上衣口袋，那张体检表是他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只要明天体检顺利，他就会由电影组广播员小阳变成政治处阳干事，就是干部了，也就永远脱离黄土地跳出了农门，比地方机关单位拿工资吃国家粮的人更光彩。

他甩开大步朝礼堂走。远远看见一个高鼻梁凹眼窝的老兵朝这边走来，那是把他从四川带到部队的七连班长杨铁军。因他长得像南斯拉夫电影《桥》里那个用手雷炸死受伤战友的爆破手，大家都喊他杨鬼子。隔老远阳天来喊声班长敬了个礼，杨铁军说小阳你干啥耶？阳天来说我刚探家回来，到办公楼去销个假。刚想问班长你没上课啊？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杨铁军说到卫生队屈（去）找水壶（葫）漏（芦），问他带不带东西回家，我探家耶，过完春节我从家回来找你玩去啦。阳天来连忙点头说好。

杨铁军迈着松松垮垮的步子走远了，阳天来在心里轻轻叹口气。当初老班长去四川接兵当新兵排长，那时候他是踌躇满志走路带起一阵风啊，要不是老班长促使自己下决心当兵，他阳天来不会有今天。现在他提干了，老班长当了六年兵仍然是个兵，顶多在部队再干一年就要复员回安徽农村，到时他找得到工作吗？找不到工作的话，那个合肥城里的下乡女知青会和他结婚吗？很可能这一年多老班长找他帮助写情书是白忙活了。

穿过大操场转到礼堂前，一眼看见四连文书古孟良拿着一摞报纸信件站在营房门口收发室旁边和一个兵说话。古孟良朝他招手，大声说天来你咋这么快就回来啦？阳天来走过去，说他们发电报让我回来，有急事。看那个兵一张红朴朴的圆脸儿，穿一身崭新的军装，领章帽徽也是新的，整个人显得阳光喜气，可惜右侧的衣袖空荡荡的吊在一边。

那兵左手夹着一支烟，笑嘻嘻地跟阳天来打招呼，说老阳你好，你不认识我吧？阳天来说咋不认识，你是一连的苟方乐嘛，我们老乡嘛。

阳天来早就知道苟方乐的事情。刚入伍那年，苟方乐随连队在榆社山里种水稻，有个星期天偷偷跑到河边去炸鱼，炸药包扔到水边半天没响，他嫌扔得太近，下到河边伸手去推炸药包，哪知轰隆一声响，他满身是血倒在河边，拉到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结果就成了七六一团上下闻名的独臂士兵，还背了一个记大过处分。回营房后，苟方乐长期担任连队小值日，成天在宿舍楼前晃悠，阳天来没和他说过话。

苟方乐抬起夹烟的手指指阳天来，说你刚从家回来呀？镇上变化大不大？阳天来皱了一下眉头，但他只是笑笑，说没啥变化，还是老样子。苟方乐说我明天回家呀，不碰当这个兵了。阳天来哦了一声，古孟良说老苟你先忙，我和天来说几句话。

两人走出十几步，古孟良悄声说这小子是个二百五，团里没给他评残，只给了两百块钱的医药费，就让他复员，他拿到钱就抽烟喝酒胡乱抛撒，回家以后一辈子靠啥子生活？莫看他现在笑，到时候怕哭都哭不出来。阳天来扭头看看苟方乐晃晃悠悠的背影，叹口气说他就那个素质，怪不得天怪不得地，我们不说他了。然后就讲了自己提干的事。

古孟良呆了片刻，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这年兵你是第一个提干的，随即压低声音说体检的事，千万不能出问题啊。阳天来满有把握地说放心吧我有准备。又聊了几分钟，古孟良说你坐了两天两夜火车，一定要好好睡一觉，晚上我叫上朱南廷到你那里来玩，通讯员走了，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事，要回去了。说完拿着报纸忙忙地朝连队走了。

下午阳天来睡了两个多小时，感觉精神好了许多。晚饭后古孟良和朱南廷来到大礼堂前厅楼上的小屋，三个同学一直聊到九点过，快晚点名时两人才走。阳天来放完熄灯号，想到明天早上要体检，就洗漱上床睡觉了。

哪知夜里就出了大事。

### 3

阳天来醒来时感觉心烂了一样难受得要命，睁不开眼睛发不出声音，身体不能动弹，呼吸困难，脑子像一团乱麻总也理不清楚。我这是怎么啦？我在哪里？为什么这样难受啊？

一股逼人的寒意袭来，他脑子清醒了些。怎么这样冷啊？噢，一定是炉火灭了。炉火，昨晚临睡前用煤泥封上了的呀，还用炉钎在中间戳了个窟窿眼儿，反复捣了几次，直到从炉口看下去，能看见底层通红的拇指样的一点炭火。一定是煤泥太稀了，没等到下面的热气把窟窿眼儿烤干，又合拢去把窟窿眼儿封死了。炉火熄灭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一氧化碳能麻痹人的中枢神经，如不及时打开门窗进入新鲜空气，人就会慢慢死去，无声无息连睡觉的姿势都不会变。新兵训练时，卫生队医生专门给大家讲过如何防止煤气中毒，连队岗哨每天晚上都要检查各班宿舍窗户是否留有出气孔，门头窗是否打开，确保每间屋子都空气流通。近两年营房外边村子里每年都要死人，去年那一家四口，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全捂死在密不透风的屋子里。

阳天来终于明白自己正处在死亡的边沿。

必须去开门。

大礼堂顶上这间小屋太冷了，两面窗户加一扇门，根本关不住热气。他不像北方人那样会侍弄炉火，炉子生了灭灭了生，成天搞得一脸黑一身灰，稍不注意它就灭了，屋里总像冰窖一样。为了暖和点，他用报纸糨糊把窗户糊上了，没留一条缝。不把门打开，空气进不来，他就会死在这间小屋里。

一想到死，他的心一阵颤栗，仿佛看见鲍组长和小郑小闻打开门进来，看见他面孔乌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还盖着被子大衣，他们吓呆了。接着昌主任于股长和机关的人都来了，大家站在他的遗体旁，流

泪,摇头,叹息。还有父亲阳先庭母亲阳老师娘子大姐二姐兄弟妹妹,他们听到他的死讯会捶胸顿足痛断肝肠,还有古孟良朱南廷……

去开门,一定要把门打开。

他闭着眼睛,喘息着,拼命挣扎,可动不了。脑袋,胳膊,手,身体,大腿,双脚,怎么也动不了。脑子一阵一阵晕旋,迷糊。没有办法了,大礼堂顶上,小屋外边两重门,喊,没人听得见,何况他张不开嘴,发不出声。

就这样死了啊……

一阵巨大的恐惧涌上心头。不,我就要提干了,我还要干出一番事业来,我不能死,我要去开门!

他再次拼命挣扎,身体来回扭动,使出最后一股力气猛地一翻,终于,他裹着被子跌落到床下。

黑暗中,他呼呼喘息着。停了一会,他朝前爬,手指在光滑的水泥地板上徒劳地抓挠着,只是蠕动几下,根本前进不了。他浑身颤抖,伸出一只手来回摸索,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那是一条桌腿,靠墙边是摆扩音器录音机电唱机的大长条桌,老天不灭阳天来啊!他抓住桌腿一点一点朝前挪动身体,爬出几步,又抓住一只桌腿朝前爬,终于爬到门边,他扶着桌子摇摇晃晃站起来,伸手摸到锁头使劲一拧,把门拉开了。

一股冷空气扑面而来,他扶着门框贪婪地喘息着,头脑一下子清醒许多,身上也有劲了。他拉过一把椅子,在门边坐下来。

他知道自己得救了。

他瘫坐在椅子上。空气凛冽,只穿着衬衣衬裤,光脚板踩在冰冷刺骨的水泥地板上,冻得浑身发抖,牙齿敲得格格响。好一阵,身上有了力气,他站起来拉开灯,接着走回床边,弯腰捡起棉被扔到床上,穿上棉衣棉裤又披上大衣,再蹬上棉布大头鞋。转身摸摸炉盖烟筒,全是冰凉冰凉的没有一丝热气。他抬头看看墙上的钟表,才四点二十分,离起床还有两个小时三十分。桌上的小闹钟比墙上的大钟快了五分,那

是他故意拨快的。他又回到门边，裹紧大衣在椅子上坐下来。

营区一片安静，听不到一点声响，只有东南面七八公里外的市区有火车轰隆隆地驰过，间或拉响长长的汽笛声。在这个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冬夜凌晨，没有人知道这座军营大礼堂顶上的一间小屋子里，刚刚经历过一场生死劫难，七六一团电影组广播员阳天来死里逃生，他赢得了胜利。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他就那样嘴角挂着微笑，在浸入骨髓的寒气和明亮的灯光中迷糊着，直到被一阵刺耳的闹铃声惊醒。

他走过去打开扩音器和电唱机，预热十五分钟后，放了起床号。几秒钟内，偌大的军营苏醒了。一栋栋宿舍楼内响起长长的哨子声和值班员的喊叫声，一扇扇窗户亮了，连队战士们在迅速穿衣起床。

七点正，播放出操号；七点三十分，播放收操号，然后将扩音器收音旋钮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八点正，播放开饭号。

礼堂两边宿舍楼的战士们集合吃饭去了。阳天来关上房门，回到床上拉过被子盖住下半身，在枕头上歪着迷糊了十几分钟，到八点二十分，播放队列歌曲，十分钟后，放完上课号，他关掉扩音器和电唱机，下楼出了礼堂大门，朝营区西北角的团卫生队走去。

卫生队长一见阳天来，说小阳你来啦没喝水吃饭吧？阳天来摇摇头说没有，但我昨晚中了煤气，体检会不会有影响啊？队长看看他说轻微中煤气，多呼吸新鲜空气就好了，一般不会有影响，先检查看看吧。

阳天来去检验科抽了血，接着查内科，查视力，然后去了厕所，躲在蹲便池门后滴上滴鼻净，两分钟后去五官科，医生简单看了看就写上正常，他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最后，他拿着体检单去X光室。

在楼道里碰到胖乎乎的放射技师水葫芦，看见阳天来，水葫芦说小阳你跟我进来吧。阳天来跟他进了门。屋里很暗，只有北面墙上有一只红色的小灯泡散发出微弱的光，水葫芦的白色身影像在红光中飘动，好一阵阳天来才看清屋里的陈设。

屋里有暖气。水葫芦让阳天来把棉衣脱了，只穿一件衬衣站在透视机前。阳天来说我昨晚中了煤气，会有问题吧？水葫芦打开机器，两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把阳天来拉近贴紧，说我给你看看哈，别说话了。

机器咔嚓咔嚓地响着，水葫芦一会叫阳天来转动一下身体，他看得很仔细，好久没说话。阳天来担心说没事吧？水葫芦说你不要说话，我再看看这一片到底是啥东西耶？

阳天来按照水葫芦的要求，吸气，憋住，再吸气，憋住，如此反复好多次，终于，水葫芦说声好了，关上机器拉亮灯。阳天来心提到嗓子眼，说没啥问题吧？

水葫芦沉吟半晌，说右肺有一片模糊的阴影。

阳天来问那是什么？会不会是中煤气引起的？

水葫芦说煤气中毒一般不会出现这种影像，右肺门边一片阴影，像炎症，也可能是结核。

阳天来呆了，说肺结核？怎么可能？

水葫芦问你平时有啥感觉？

阳天来迟疑地说挺好的呀，只是晚上睡觉爱出汗——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水葫芦问出什么汗？冷汗还是热汗？

阳天来小心地说也就是……一般的汗吧。

水葫芦问这种症状多长时间啦？

阳天来说一直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水葫芦说小阳要考虑结核耶，你这个事难办啦。

阳天来说水医生请你先给我写个正常吧，过后我尽快去四八〇医院看看。

水葫芦摇摇头说不行耶小阳，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阳天来急得快要哭出来了，说水医生求你了我一辈子都感激你，我们全家子子孙孙都铭记你的大恩大德，求求你了，这次关系到我一



辈子，求你高抬贵手帮我一次好不好？我一定报答你一生都报答你

.....

水葫芦缓缓地摇着头，末了叹口气说这样吧，我写个大概情况不下结论，你拿着单子去找队长看他怎么说。

阳天来说水医生我求你了，你就放我一马吧，不会影响你的，我偷偷吃药不去医院谁也不会知道——

门开了，卫生队长走进来，说怎么样看完了吧？

水葫芦朝队长点点头，说小阳你先出去吧，我和队长说几句话。

阳天来绝望地看着水葫芦，说水医生谢谢你了，又对卫生队长说队长请你多关照啊，小阳的命运——在你们手里。转身慢慢朝门外走去。卫生队长在他身后大声说小阳你先回去吧，我们会把体检表送到干部股去。

阳天来恍恍惚惚走出卫生队大门，走过一排干枯的冬青，走到一棵杨槐树下。心里难受嗓子一热，哇地吐出一口血来，他摇晃一下伸手扶住树干，呆呆地看着地上鲜红的血。

他感觉掉进了无底深渊。

## 第二章

### 4

阳天来穿一身白底蓝条病号服坐在结核病区室外花坛边，茫然地看着眼前的情景。

看见了吗？又高又胖脸上有麻子点儿的炮兵团章干事指着在墙根下晒太阳的一个病人，说他是六九年入伍的河北冀县兵，第二年就当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在军区团以上单位做过巡回报告，名气大得很呢。

阳天来看看那个积极分子，只见他的大脑袋在青筋毕现的细长脖子上轻轻摇晃着，仿佛随时都会耷拉下来，两只眼睛鼓得像铃铛，胳膊腿细得像麻杆儿，肚子却似一个巨大的圆球。他一讲话就喘息，每说完一句都可能再接不上气来。

阳天来说他一直住在这里吗？

住五年多啦。章干事用一只拇指大的小纱网打捞着金鱼缸里的鱼屎，针鼻大的鱼屎一次次从网口上溜出去。

这里的老病号都是几进几出啦。章干事抬起小纱网指指正在花坛那边打乒乓球的两个小伙子，保定腔带着一股钢铁音。那个小个子儿，小胡胡东林儿，你们四川老乡，肺上烂了几个洞，吐过两次血啦，前前后后住四年，一个多星期前又来了。对面那个胖娃儿，天津兵小马马小革，两肺都有病灶，前前后后住三年了。

阳天来说那你呢？住多久啦？

我是传染科的老人啦，差不多五年喽。章干事终于把那丁点大的